

# 举物见义 婉寄遥深

## ——李商隐《流莺》赏析

广东省开平市开侨中学 田小华

李商隐,字义山,今河南泌阳人。开成进士,曾任县尉、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。他是晚唐诗坛最后的一抹亮光,才华横溢而又命途多舛,与杜牧并称“小李杜”。作为当时最杰出的诗人,他在诗坛大放异彩,却因黑暗势力的打击和迫害,过早地陨落,令人扼腕!

诗人家境贫寒,“四海无可归之地,九族无可倚之亲”(《祭裴氏姊文》),他因此发愤攻读,以图他日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。据记载,唐文宗大和三年,李商隐被节度使令狐楚看中,选为他的巡官,次年,诗人又被节度使王茂元赏识,最终成为王的女婿。但令狐楚与王茂元分属朝廷内激烈争斗的“牛党”和“李党”。在两党激烈斗争的沉浮旋涡中,他开始了“流莺”般的“宦途”生涯,并由此拉开了他一生悲剧的序幕。崔珣在《哭李商隐》这样描述他:“虚负凌云万丈才,一生襟抱未曾开。”诗人匡世济民之志,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党派斗争面前,是那样的无奈!他就似冬天霜枝上的落叶,在充满痛苦和忧愁的人生中破碎,因此他的诗作笼罩着阴霾般浓重的悲剧色彩。七律《流莺》可以说是诗人命运的写照!

流莺飘荡复参差,度陌临流不自持。

巧啭岂能无本意,良辰未必有佳期。

风朝露夜阴晴里,万户千门开闭时。

曾苦伤春不忍听,凤城何处有花枝?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”,春天,本是莺歌燕舞的花开时节,是“杂花生树,群莺乱飞”的大好时光。可是,诗人笔下的黄莺却是“流莺飘荡复参差,度陌临流不自持”,丝毫没有徜徉春天花

园的愉悦。相反,它忧伤孤独地飘荡、飘荡,“绕树三匝,无枝可依”,满眼的春天,它竟然找不到栖身之枝。春光带给它的只是凄清、幽怨和孤独……飘荡,在茫茫尘世中飘荡,这不正是诗人自身的缩影吗?世道炎凉,仕途沉浮,漂泊无依,壮志难酬的境遇使春天在诗人的心里变味了,变形了。春天里,他听到的是“莺啼如有泪”(李商隐《天涯》),黄莺那哀怨欲绝的悲鸣,正是诗人撕心裂肺的心灵呐喊啊!在“安史之乱”重创下千疮百孔的晚唐大地上,他感到自己就像被暴风疾雨吹逐的流莺,乌云密布的天空、荆棘满布的草丛、波诡浪涌的江河,哪里是它栖息的净土?首联似写景况,实写朝纲混乱国家危殆下哀鸿遍野的生存状况!其忧愁、悲愤之情溢于言表,“不自持”三字一开始便弥漫着人生的无助感和空间的窒息感,让读者为“流莺”的命运揪心!

颔联“巧啭岂能无本意,良辰未必有佳期。”有“本意”的流莺,显然是拟人化的诗意表达!那么“本意”是什么呢?管窥蠡测,知人论世,我们可以推测,那就是为世所用施展抱负。然而,即使是在风和日丽的“良辰”,也未必有机遇,更何况是如此腐朽如此破败不堪的晚唐?“孟尝高节,空余报国之情”除了阮籍的穷途之哭,正直的诗人到哪里去宣泄自己无边的椎心之痛呢?“曾歔歔余郁邑兮,哀朕时之不当”,一千多年前屈子悲愤的沉吟,似乎又回响在晚唐诗坛的天空。“物不平则鸣”,《诗经》的托物比兴,《离骚》的深微婉曲,被诗人一脉继承,充分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悲苦忧愤之情。

路漫漫而求索,在坎坷和磨难中,诗人体  
会到了人情的冷暖,世态的炎凉。但他如傲霜  
的红梅,对狂风寒雪进行着顽强的抗争。知其  
不可而为,“风朝露夜阴晴里,万户千门开闭  
时”,正像那流莺,无论是风萧萧的早晨,还是  
露凄凄的夜晚,无论是晴空的艳阳,还是阴云  
的翻滚,也无论朱门敞开还是紧闭,它都在天  
地间嘶鸣啼叫,寻觅着伯乐呼唤着知音期待着  
转变。“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,忍而不能舍也”,  
诗中的“阴晴”与“开闭”,暗寓着人生的浮沉,  
仕途的险夷。于对比中突出了诗人报国无路、  
夙愿难酬的无奈和凄凉。

迟暮的美人怕见艳丽的春天,多才的诗  
人也难堪不遇的悲伤。自我价值的实现,是人最  
本原的内在需求。晚唐藩镇割据、宦官擅权和  
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糜烂,使诗人的雄心壮志  
无法得偿,那是怎一个“悲”字了得?曾苦伤春  
不忍听,凤城何处有花枝?流莺的声声“哀啭”  
达到了诗人心理忍受的极限,他仰望悠悠天地  
怆然涕下:偌大的唐王朝,何处有“花枝”?似难  
觅香丘的美人,诗人在悲怆和彷徨中,行走在  
晚唐如血的黄昏下,也只有洒血泪于诗行,抒

悲愤向苍天。冯浩在《玉奚生诗集注》评道:“通  
体凄婉,点点杜鹃血泪矣”,千百年后的读者也  
不能不为“英俊沉下僚”的不幸命运而痛惜!

屈原钟情香草兰花,林逋偏爱梅妻鹤子,  
“举草木鸟兽以见义”(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)是  
自《诗经》以来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艺术手法。  
举物见义,委婉曲幽,是李商隐诗歌的最大特  
色之一。“先言它物以引所咏之情也”,本诗以  
莺自况,在比兴的运用上,更是匠心独运有独  
到之处。它一反传统,摒弃诗人描写莺飞舞的  
快乐,以莺喻人,将风雨中无依的流莺作为自  
我形象的化身,不是一句两句,而以整首诗来  
描绘,立意和描绘都较罕见。其次,诗人如此幽  
怨凄清的复杂情感,借典抒情似乎更能简练传  
达,但《流莺》全诗却无托情的典故,因而更觉  
意蕴委婉,表情曲幽,寄托遥深。此诗堪称意味  
曲幽的精品之作。

盛唐乐音飘渺尽,漂泊流莺空断肠!自古  
以来,“文章憎命达”,千年前的诗人李商隐如  
一轮薄暮的夕阳,唱着漂泊凄清的挽歌,发出  
凄惨压抑的呻吟。《流莺》不仅是一曲身世漂泊  
的绝唱,更是整个晚唐诗人的墓志铭!

## 知 多 一 点

### “以”字究竟作何解?

山东省临朐营子初中 吕传文

《三峡》(人教版初语第三册)有这样一句:“虽乘奔御风,不以疾也。”句中的“以”字课本无注,从一般的古汉语字典中也查不到相应的义项,故很多教师在课堂上避而不讲。那么,这个“以”字究竟作何解呢?

杨伯峻在其专著《古汉语虚词》(中华书局,1981年版)中明确讲解了这个“以”的意义和用法。杨先生认为“以”字在这里是个指示词,意思是“这样”,因为用在形容词“疾”的前面,故是副词。整句话的意思是:纵是骑着奔驰之马,驾着风凭空而飞,也没有这样快。

陈小平在《初中语文语义探究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4年版)中也谈到了这个“以”的解释。书中说:据吴孟复考证(见《古籍疑误记录》三册,20页)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十三引此作“不为疾也”,《左传·定十年传》杜注“以”犹“为”,“不以”本可释为“不为”。文中的意思是说,“朝发白帝,暮到江陵”,其速度之快,即使“乘奔御风”也比不上。按照陈小平书中的说法,“以”释作“为”,显然是判断动词,“算是”的意思。

“以”无论训作指示词“这样”,还是训作判断动词“为”,都合乎语境,文意通达,故教学时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即可。同时也建议教材的编者对该“以”字加注。